

印
並
讀



畫
公
里
空
齊
房
漢

中國歷代印譜叢書

共六墨齋漢印譜

印譜



清

周鑄治
藏輯

共墨斋汉印谱

上海书店出版

(上海福州路401号)

上海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东方红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20 印张 6

1991年8月第一版 1991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0001—1000

ISBN 7-80569-365-X/J·158

定價： 12.00 元



《共墨齋漢印譜》序

韓天衡

《共墨齋漢印譜》，原本八冊，是清末很有影響的一部印譜。

這譜印譜是周銑詒、周鑾詒以自藏的古印彙輯而成。成書於光緒丙戌（一八八六）年。

周銑詒，活動於同治、光緒時期，生平所知甚少。周鑾詒，字仲澤，號季譽，別署譽齋，永明人，銑詒弟，曾官翰林院編脩。

這部印譜因為是周氏昆仲合輯，故取「兄弟共墨」之義，名《共墨齋漢印譜》，亦名《共墨齋藏古璽印譜》。在介紹這本書之前，似乎有必要考述一下它的緣起。

周氏兄弟蒐集古印的工作，大致開始於同治中期。約在同治末年，輯成了他們的處女作《印董》一冊，亦名《永明周氏蠟色堂印董》。其中收入官印十六方，私印九十一方，共收印章一百零七方。在彼時蔚成風氣的輯古璽印譜的浪潮中，這本《印董》祇能算是

一滴不甚起眼的浪花。

周氏兄弟，特別是周鑾詒對於蒐集璽印是不遺餘力的。然而，進展是緩慢且不易的。原因是傳世的璽印各有其主，新出的璽印又屬於「粥少僧多」，往往是求之而不得的。

事實也是如此。在搜羅古璽印方面，起步在周氏兄弟之先的有吳式芬、陳介祺、吳大澂、何昆玉諸家。且業有大成，名聲赫赫；與其同時的藏家更多，如高慶齡、吳雲、郭裕之、李佐賢、孫文楷、王懿榮、高嘉鉢、丁丙、徐上愷、龔心釗等都是憚精竭慮，洋錢此道的。因此，周氏兄弟的步履艱難是可想而知的。

大致是經過整整十年的努力，周鑾詒方始於光緒丙戌（一八八六）年輯成了《淨硯齋璽印錄》，亦名《淨硯齋印譜》。是譜規模較《印董》為大。譜列先秦官璽、私璽、秦官私印、兩漢三國東西晉南北朝官印、私印、帶鈎印、斗檢封七目。收入先秦官璽十一方，私璽十九方，秦官私印十四方，兩漢至南北朝官印一百十八方，私印三百三十方。雖說是繁卷浩帙三十本，而存印總數也僅四百九十二方。

在這基礎上，周鑾詒又彙攬了其兄銑詒的藏印，輯成了《共墨齋漢印譜》。

《共墨齋漢印譜》，初輯爲八冊本。如上介紹，也稱《共墨齋藏古璽印譜》。所謂「漢印譜」，因爲這部印譜是並未輯入先秦「璽」的緣故。是名符其實的。此譜收漢官印八十方，漢魏六朝私印四百一十七方；宋元官印二十三方，元押四十五方，共存印五百七十五方。藏印有了相當的規模，且審定嚴格，鈐拓精良，硃色燦爛，版本雅馴，也是一大特色。此譜在其個別的本子上有周鑾詒的題記。至於爲何而未輯入古璽，我想或許是藏璽奇少，自感囊中羞澀之故吧。對於這部印譜，高時顯有這樣的評價：「《共墨齋古璽印譜》八冊，均精確，經盛伯熙、王麗生、許旭堂、王孝玉諸人審定，爲自來古印譜之冠」。

短缺促使了周氏兄弟的極力補長。因此，在之後的幾年裏，特別是隨着陳介祺、高慶齡這些藏家的下世，競爭對手的減少，周氏的藏印確是日益豐贍起來。大約在光緒庚寅（一八九〇）年，周氏又輯成《鉢苑》二冊，收進了古璽五百十八方。此譜每璽除硃蜕外，復

以墨拓印面出之，硃墨相映，神采奕奕，輯家匠心，一見於紙楮。這種出新的手法，日後也多為考究的制譜家所採納。

在光緒癸巳（一八九三）年，周氏得印益夥，遂堂皇地輯成《共墨齋藏古璽印譜》十冊本。十冊本收印一千一百另七方，較七年前的八冊本印多近倍，且推出古璽九十方。從而名實相符地成為「古璽印譜」，並且奠定了它歷史上作為一本重要譜錄的地位。

從《共墨齋藏古璽印譜》漫長艱辛的藏輯過程中，足見一事之成，無不要嘔心瀝血，不躁不餒，一意躬行地去集腋以成裘，聚沙而為塔。這對於我們問學攻藝同樣是富有啟迪意義的。

上海書店今以初拓八冊本影印問世，遂為之述其故事如上。史實無涯，所知百一，恐或有失，尚乞專家學人正我。

一九九〇年十一月 於百樂新齋



共 墨 齋 漢 印 譜











共 墨 齋 漢 印 謂







共 墨 齋 漢 印 譜

